五、《雅俗通》有〈閂〉韻（- uaiN＊）收「檨」(-suaiN7）等重要字。《渡江書》刪掉此韻，「檨」等字遂無所歸屬。

六、《雅俗通》〈糜〉韻（- ueiN＊）收有「糜」（稀飯）、「妹」等極少數字，《渡江書》刪掉此韻，「糜」「妹」亦不見於他韻。

七、《雅俗通》〈牛〉韻（ -iuN*），收有「肘」、「牛」、「羋」三字，《渡江書》併入「鳩」韻（ -iu＊），因此少了一韻。

總計上述《渡江書》合併及刪除的韻部共七個，故只剩下四十三字母。

被合併的韻部，有些可能反映語言的事實，但被刪除的韻部，如〈光〉、〈閂〉、〈糜〉三韻，雖字數極少，至今仍是口語中的常用字，刪除可能不合語言的事實。

除了這些缺憾之外，《渡江書》的一項特色是四十三韻配七音，全部填滿了字，沒有一個「空音」。他收的字奇多，並不一定《康熙字典》有的才收。那些奇字大部份是極冷僻的怪字，我們不知道作者是怎麼蒐集來的，甚至那些奇怪的音節，如「姆」（m2）和「虻」（ bm2）的對立到底是不是眞的反應語言的事實都很令人懷疑。

可怪的是，作者既然苦心蒐集到這些奇字，卻把一些常用字、常用韻漏略了，這就不免令人有「明察秋毫不見輿薪」之嘆了。

3. 漳州十五音的音讀

3.1 泉州《彙音妙悟》的音讀需要詳細考證，因爲現在已找不到一個泉州方言完全符合它的音系，一八七三年杜嘉德《廈英大辭典》雖有泉州方言的記載，但該書完成時距《彙音妙悟》出版已七十三年，不但泉州音系已有變化，泉州方言亦早已分岐，所以它所記載的泉州音亦不能完全吻合《彙音妙悟》音系，故需運用現代方言比較，始能擬其音讀。

但漳州音卻有一部相當早期的字典。這就是一八三一年完成、一八三七年出版的麥都思（W.H.Medhurst）《福建方言字典》，因爲麥都思是以漳州音爲依據，所以應正名曰《漳州音字典》。這本書距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出版的一八一八年只有十三年，兩書出版年代這麼接近，幾乎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作品，而據麥都思序中所言，一八一八年正是他開始研究閩南語之年，因此我們可以認爲麥都思字典是《雅俗通十五音》的語音實錄。

麥都思字典所用的羅馬字標音方式和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及從其簡化的現代教會羅馬字有很大的不同。但因爲該書有長篇序言，對其使用的符號有詳細的說明，並與十五音互相對照。另外杜嘉德字典也附錄了他的標音方式和麥都思方案的對照。當然這個對照只意味著符號和方音的對應，其所代表的音值未必相同。誠如杜嘉德所指出的，他的拼音式和麥都思的不同，「部份是因爲拼法的不同，部份是方言的差異」④，他說麥都思所描寫的是漳浦音，而他描寫的是廈門音，我們不可以將廈門音的音值套入漳浦音。這是許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

職是之故，麥都思字典序論對《十五音》中所作的語音描寫，可以直接作爲十五音的音讀記錄，不需另做擬音。

有關麥都思記音的解讀細節，請參照麥都思《漳州音字典》解題，此處直接將其譯爲國際音標，但於疑問處，參考現代方言資料以爲佐證，不做全面檢討。

3.1.2 聲調（八音）

依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描寫，參考現代漳州音方言資料⑤，可以擬定《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著作的十九世紀漳州音聲調調值如下：

上平：44　　下平：13
上聲：41
上去：21　　下去：22
上入：32　　下入：23

3.1.3 聲母（字頭、十五音）

柳：l〔l〕，遇鼻化韻時l鼻化標爲n〔n〕⑥。
邊：p〔p〕。
求：k〔k〕。
去：k'h〔kh〕。
地：t〔t〕。
頗：p'h〔ph〕。
他：t'h〔ph〕。
曾：ch〔ts〕。
入：j〔z/ʒ〕。甚柔軟。
時：s〔s〕。

英：無聲母。
門：b〔b〕，遇鼻化韻時標爲m〔m〕。
語：g〔g〕，遇鼻化韻時標爲gn〔n〕。
出：ch'h〔tsh〕。
喜：h〔h〕。

依麥都思描寫，漳州音的送氣很重（strongly aspirated）。「入」字頭，依現在的方言資料⑦是個軟的塞擦，但麥都思說，這個j「非常柔軟」，有如法語的j，或英語pleasure、precision、crosier的s⑧。他又說「語」聲母是硬的 g，但依我們所知，全閩南語b、l、g都是極軟的塞音，不是硬的。

茲將漳州音聲母系統整理如下：

邊p	頗ph	門b/m	
地t	他th	柳l/n	
求k	去kh	語g/ng	
曾ts	出tsh	時s	入j

漳州與《彙音妙悟》所表現的泉州音聲母系統完全一樣，共十五個「字頭」，b、l、g遇鼻化韻時變爲m、n、ng。ts、tsh、s 遇齊齒音時顎化或不顎化都無所謂。

3.2 韻母（字母）

3.2.1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麥都思採用的拼音法和現在通行的教會羅馬字差別極大，且其說明十分詳細並與十五音相對照，茲依其說明譯爲國際音標（爲排字方便鼻化韻以 N表之，舌根鼻音以ng表之），並與TLPA⑨做一

對照：

麥都思TLPA

君 kwun [-un]
堅 këen [-ian]
金 kim [-Im/-iIm]
規 kwuy [-ui]
嘉 kay [-ee]
干 kan [-an]
公 kong [-ong]
乖 kwae [-uai]
經 keng [-eeng/ieeng]
觀 kwan [-uan]
沽 koe [-ou]
嬌 këau [-iau]
稽 key [-ei]
恭 këung [-iong]
高 ko [-o]
皆 kae [-ai]
巾 kin [-in]
姜 këang [-iang]
甘 kam [-am]
瓜 kwa [-ua]
江 kang [-ang]
兼 këam [-iam]

交 kaou [-au]
迦 këa [-ia]
檜 koëy [-uei]
監 k a [-aN]
艍 koo [-u]
膠 ka [-a]
居 ke [-i]
ㄐ kew [-iu]
更 kai^{ng} [-uiN]
禪 kwui^{ng} [-uiN]
茄 këo [-io]
梔 kee^{ng} [-iN]
薑 këo^{ng} [-ioN]
驚 këna [-iaN]
官 kw^{n}a [-uaN]
鋼 ke^{ng} [-ng]
伽 kay [-e]
閒 kae^{ng} [-aiN]
姑 knoe [-ouN]
姆 um [-m]
光 kwa^{ng} [-uang]
閂 kwae^{ng} [-uaiN]
糜 möey [-ueiN]
嗷 k^{n}ëaou [-iauN]

箴 chom [-om]

爻 gnaou [-auN]

扛 kno [-on]

牛 gnew [-iuN]

麥都思的記錄和許多現代研究者根據廈門音及少數漳州方言爲《雅俗通十五音》所做的擬音頗有距離，和台灣漳州音距離更大，因此不免令人難以接受，但我們依據漳州方言廣泛的方言調查資料，發現他的記音是相當可信的。茲依麥都思的記錄，將《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音系整理如下：

〔a部〕 a 膠 am 甘 an 干 ang 江 aN 監
ia迦 iam 兼 ian 堅 iang 姜 iaN 驚
ua瓜 uan 觀 uang 光 uaN 官
au 交 auN 爻
ai 皆 aiN 閒
iau 嬌 iauN 嗷
uai 乖 uaiN 閂
〔ee部〕ee 嘉 eeN 更
〔e部〕 e 伽 ei 稽
uei 檜 ueiN 糜
〔i部〕 i 居 im 金 in 巾 ing 經 iN 梔
ui規 uiN 褌
〔o部〕 o 高 om 箴 ong 公 oN 扛
io茄 iong恭 ioN 薑
ou 沽 ouN 姑

〔u部〕 u 艍 un 君
iu𠀤 iuN 牛
〔N部〕 m 姆 ng 鋼

以上主要元音共六個，即a, ee e,i,o,u， 無泉州的oo及央元音er，ir但前元音分四階，比泉州多一個ee。另韻化輔音的韻有二個，與泉州同。

3.2.2 《增補彙音》

《增補彙音》只有「三十字祖」，如前所述，是一本粗糙的，爲商業目的而作的，大抵上是從《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節略的本子，因此對於了解漳州方言的整個音系，價值並不太大。但從其節錄的內容，可以窺見作者整理讀書音的企圖，雖然忽略了許多應該收入的讀書音「字母」仍有參考價值。茲將「三十字祖」擬音如下：

君un 堅ian 金im 歸ui 家ee
干an 公ong 乖uai 京ing 官uan
姑oo 嬌iau 稽e 宮iong 高o
皆ai 根in 姜iang 甘am 瓜ua
江ang 蒹iam 交au 伽ia 蘐ue
葩a 龜u 箴om 璣i 趨iu

這套擬測的音讀和上節《雅俗通十五音》的擬音有一個不同點，就是「稽」擬爲e不擬爲ei，「蘐」擬爲ue不擬爲uei，「姑」擬爲oo不擬爲ou。我們這樣處理有以下的理由：

一、《增補彙音》並非只是《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單純的節

錄。它和《雅俗通十五音》的內容最大的不同，在於將《十五音》的「稽」-ei＊「伽」-e＊二韻合爲一韻。

《十五音》的「伽」平上去本來絕大多數都重見於「稽」，但「伽」有少數字並沒收入「稽」韻，如「塊」ge^{3}*，這個字卻收在《增補彙音》的「稽」韻裏；又《十五音》的「稽」韻無入聲，所有入聲都跑到「伽」去了。但《增補彙音》卻把那些入聲歸到『稽』的入聲。

由此可見《增補彙音》依自己的方言「稽」「伽」不分的現象，合併「稽」「伽」爲一韻的作法。現代漳州音-e，-ei 不分的方言，其音讀莫不合併成-e。因此《增補彙音》的稽，不得不擬爲-e，其合口「蕊」，當然是-ue無疑。

二、e/ei，o/ou往往是同時存在的，在現代漳州方言裏，凡是e/ei合併爲e的方言，o/ou的對立，都成了o/oo 的對立，這一點幾乎很少例外，茲舉例如下。方言資料仍引自周長楫（一九八六）。

	祖^{沽}	買^{稽}	袋^{伽}
漳州市	tso	be	te
長泰	tseu	bue	te
龍海	tsoo	be	te
華安	tsoo	be	te
南靖	tsoo	be	te
平和	tsou	bee	te
漳浦	tsou	biei	te
雲霄	tsou	bei	te

東山	tsou	be	te
詔安	tsou	bei	tor
漳平	tsoo	bie	tie

上述十一個方言點，「稽」「伽」分韻的方言有四個方言「沽」（即《增補彙音》的「姑」）韻字都讀-ou，只有長泰讀-eu，其餘「稽」「伽」同讀-e的方言，只有東山「沽」讀 -ou，換言之大部份方言沒有ei就沒有ou。

《增補彙音》既然「稽」「伽」合韻，屬於無ei韻的一類，自然把「沽」擬爲-oo較爲合適了。

由《增補彙音》的這個音韻特性，證明《增補彙音》成書晚於《雅俗通十五音》，並且其所代表的方言，當在漳浦以東，而《雅俗通十五音》的代表方言則在漳浦或以西。

3.2.3《渡江書十五音》

《渡江書十五音》省略了《雅俗通十五音》所有，而現代漳州方言仍保存的韻部，在2.3.8 節已提過。我們進一步從其音韻系統來考察，也可以發現一些兩者之間的差別：

一、《雅俗通十五音》五十字母配「八音」，所有「下上聲」都是「空音」，卷內注明「全韻與上上同」，意即實際上只有七個聲調，「下上」是空設的。除此之外，在七聲之內仍有許多「空音」，查『雅俗通十五音』目錄可知，共一百多個空音。

但《渡江書十五音》並未空設「下上」音，四十三字母配七聲，全部填滿了字，無一「空音」。《雅俗通》空音，而《渡江

書》所填的字都是一些字典上查不到的字。這一方面表現了渡江書十五音企圖爲閩南語文字化的努力，如《雅俗通》〈ㄐ〉韻入聲全部「空音」，但《渡江書》則無一空音。有些現代方言仍存在的《雅俗通》空音，而《渡江書》卻收錄了，如陰入聲〈治〉字頭（tiu4）：

「憧：痛也；膧：小腹痛也；疼：痛也。」即今口語「痛疼疼thiaN3 tiu4 tiu4 」的tiu4 。

「敲：擊—。」即口語「用箠仔敲」的tiu4，俗又作「抟」。

「奪：取也。」即口語「奪錢tiu4 tsiN5 」的tiu4 。

又下入聲「曾」字頭（tsiu8 ）：

吁：鳥聲。即口語「鳥仔吁吁叫tsiu8 tsiu8 kio3 」的tsiu8 。

由此可見《渡江書》的作者「增補」《雅俗通》詞素的功勞。

《雅俗通》的缺點是以文讀音爲主，白話音爲輔，因此許多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都漏略了。《渡江書》則文白並重，白話音字的比例比《雅俗通》高許多。

但《渡江書》所增加的那些「奇」字，卻令人費解。這些字大部份都沒聽過，現代閩南語方言也無法印證其詞素的存在，可是『渡江書』不但收了這些奇字，並且都有注釋，顯然並非沒有根據，到底作者根據的是什麼呢？不得而知。

還有一些韻化輔音韻母（成音節鼻音）字，如「姆」（m2）、「央」（ ng1）等，它本身是韻母，可歸入「英」字頭。《彙

音妙悟》和《雅俗通》都歸〈英〉字頭，至於-m韻〈門〉字頭，-ng韻的〈語〉字頭都是空音。顯示並沒有m：bm，ng：gng 的對立，可是在『渡江書』裏卻有如下的對立：

〈缸〉韻

上平英（ng1 *）：秧、央……

上平語（gng1 *）： 軮（車枕）

上上英（ng2 *）：影、阮、抗、允、擁……

上上語（gng2 *）：鞅（長欺）

……。

「姆」韻

上上英（m2 *）：姆

上上門（bm2）：釭（端也）

……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同韻中每一聲都有這樣的對立。這實在是令人疑惑的事。

二、《渡江書》在所收的四十三「字母」中，每一聲調、每一聲母之下都有字，是否忠實反映了語言的實況是頗值懷疑的事。2.3.8.節分析《渡江書》比《雅俗通》少了七個韻的原因時，提到除了韻部合併之外，《渡江書》漏略了「光」、「門」、「糜」三個現代漳州方言仍存在的韻，不合語言的事實。如果我們解釋爲：因爲這三個韻無法填滿所有「空音」因而加以刪除，似乎也是合理的。

茲根據《渡江書》的分韻，將其聲韻的音讀擬測如下：

1.聲母

邊p　波ph　門b/m

治t　他th　柳l/n

求k　去kh　語g/ng　英

曾ts　出tsh　時s　入j

2.韻母

〔a部〕	嘉a	甘am	干an	江ang	他aN
	迦ia	兼iam	堅ian	姜iang	筧iaN
	瓜ua		官uan		寡uaN
			皆ai		乃aiN
			乖ua		
		交au			稍auN
		嬌iau			貓iauN
〔e部〕	雞e				雅eN
	姑eu				浯euN
	蘑ue				
〔i部〕	幾i	今im	根in	經eng	拈iN
	歸ui				
〔o部〕		箴om		工ong	
				恭iong	
	高o				儼oN
	么io				鎗ioN
〔u部〕	朱u		君un		
	鳩iu				
〔N部〕		姆m		缸ng	

這個音韻系統和《雅俗通十五音》有明顯的不同。

一、《雅俗通》的〈家〉韻（-ee）廢除之後，一部份併入〈膠〉，在『渡江書』稱爲〈嘉〉，因爲〈膠〉韻字屬效攝二等，在閩南語並無方言差，都讀-a，所以〈嘉〉韻讀-a，應無疑義。一部份併入〈稽〉，在《渡江書》稱爲〈雞〉，《渡江書》也沒有〈稽〉ei：〈伽〉e 的對立，這種情形和漳州東半部的情形一致，所以〈雞〉讀-e，也應無疑義。〈家〉韻的廢除，〈稽〉〈伽〉的合併和台灣優勢音的情形如出一轍，可以說是漳泉混合的自然結果。

因 此我們將「恭」擬爲-ioong＊，而不擬爲-iong＊。其原因主要是因爲漳州接近廈門的方言，凡 -o-元音後接韻尾如ou、om、ong、iong時，都變爲c、m、cng、icng，因此《渡江書》亦應屬這一類，讀爲「姑」-c＊、「箴」-cm＊、「工」-ng＊、「恭」-icng＊。

二、《雅俗通》〈居〉韻，在《渡江書》稱爲〈幾〉韻，是因〈居〉字屬遇開三，凡遇開三的字，在《渡江書》都與〈艍〉（-u＊）併爲「朱」（-u＊），這一點和廈門的情形一樣，台灣也有這種趨勢。顯示《渡江書》代表方言接近廈門，可能是彰州海澄石碼一帶或長泰方言。

三、《渡江書》「儼」韻相當於《雅俗通》的「扛」(-oN＊）又與「浯」韻（相當於『十五音』的姑-ouN＊）相對立，所以「儼」韻仍讀-oN應無疑義。

四、《雅俗通》的「褌」（-uiN）、「鋼」（ -ng）二韻在《渡江書》合併爲「扛」韻。因爲「鋼」韻字無論漳泉大多讀成

-ng，只有長泰讀-ooN、龍岩讀-oN，但絕無讀-uiN的，所以《渡江書》的「扛」應讀 -ng無疑。這種現象接近於廈門，也類似台灣一般的情形（宜蘭、桃園、台北縣東北岸除外）。

《渡江書》也有一些兩讀的情形。如：

五、《雅俗通》「姜」（-iang＊）「恭」（-iong＊）對立，「姜」收宕開三的字「恭」收通合三的字，兩韻涇渭分明，不相混雜，但在泉州《彙音妙悟》均合爲「香」（-iong＊），廈門也一樣。在《渡江書》仍有「姜」「恭」的對立，但「恭」韻裏卻又收了一些「姜」韻字，如相、殤、張、泱、昌、香、鄉、長、養、饗、響、廠、賬、帳、暢、將、爵、約、謔……字數相當多，成爲兩讀。可見《渡江書》受到泉州、廈門的影響。至於〈姑〉的鼻音自然應讀-ooN，而不是ouN了。

六、前面提過，《雅俗通》的〈輝〉（-uiN＊）、〈鋼〉（-ng＊）在『渡江書』合併爲「缸」（-ng＊） 但《雅俗通》的〈鋼〉韻字（宕開一、三），絕大多數又重見於〈儻〉韻 （-oN＊）。考漳州方言，《雅俗通》〈褌〉韻讀-ng，〈鋼〉韻讀-oN的，依周長楫（一九八六），只有長泰方言。茲舉〈飯〉、〈卵〉〈光〉（褌）及「糖」（鋼）爲例：

	飯褌	卵褌	光褌	糖鋼
漳州市	puiN	luiN	kuiN	thng
長泰	png	lng	kng	thoN
龍海	puiN	luiN	kuiN	thng
華安	puiN	luiN	kuiN	thng
南靖	puiN	luiN	kuiN	thng

平和	puiN	luiN	kuiN	thng
漳浦	puiN	luiN	kuiN	thng
雲霄	puiN	luiN	kuiN	thng
東山	puiN	luiN	kuiN	thng
詔安	puiN	lng	kuiN	thng
漳平	puiN	luiN	kuiN	thng
龍岩	puiN	liN	kuiN	thoN

以上龍岩方言雖不屬漳州，卻是漳州音在邊界的支派，非常接近漳州音，其「糖」（鋼韻）字讀thoN，可能保存較古老的漳州音。《雅俗通》有個「扛」韻，讀-oN＊，可是「缸」字卻不在「扛」韻，而在「鋼」韻，「扛」韻只有一個宕開三的字，即「兩」（借「二」爲之），現在漳州、潮州「二」皆說loN（no），即是「鋼」韻（宕開一、三）古讀-oN的殘餘。

長泰在漳州東疆，接近廈門、同安，其音韻系統受到廈門、同安的影響應是自然的事，「褌」＊uiN 歸「缸」＊ng應是這種影響的表現。但長泰以其爲漳州邊界的地位，也可能因而保存了一些古漳州音，「鋼」韻讀 -oN，大概是古漳州音的少數保存者。只是開口度變大而已。

《渡江書》十五音宕開一、三的字重見於「儻」（- oN＊），「褌」「鋼」又合併爲「缸」（ -ng＊）和長泰方言一致，另外在保存許多漳州音特色之餘，也有許多廈門音的特色（如上述一、二、五條），可見它所代表的方言，大概是接近廈門的長泰方言。本書書名《渡江書十五音》，所謂「十五音」表明是漳州

方言，所謂「渡江書」當指渡「九龍江」往東之意。長泰即漳州之在九龍江東的一個縣，兩相印證，則不但本書之爲長泰方言或「渡江書」命名之由來，大概可以確定。

既是長泰方言，那麼長泰方言重要特色之一，即〈姑〉eu，〈浯〉euN 當然可以擬爲《渡江書》的音讀了。茲舉若干例字比較《雅俗通》廈門音，林寶卿《長泰方言志》（1994）所記長泰方言及本書所擬《渡江書》音讀的異同：

	《雅俗通》	廈門	長泰	《渡江書》	
光	kuiN	kng	kng	kng	〈缸〉
糖	thng	thng	thon	thoN	〈灘〉
				thng	〈扛〉
午	gouN	gooN	geuN	geuN	〈浯〉
姑	kou	koo	keu	keu	〈姑〉
上	siang	siong	siang	siang	〈姜〉
				siong	〈恭〉
去	khi	khi	khu	khu	〈朱〉

我們認爲《渡江書》兩讀的音，和廈門音相同的就是兼收的廈門音，不是作者的方言，扣除廈門音剩下的正好和長泰方言一致了。⑫

註釋：

①見謝章鋌《說文閩音通》，引自王育德（一九六九）：124。

②見蔑核氏字典序言第 7 頁。

③董作賓《閩俗瑣聞》云：

『明時戚繼光坐鎮閩中，以部下士卒皆北人，不通閩語，乃作八音一書，俾便學習，分閩音爲三十三韻，用字母三十六……又十五聲……今有坊本題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頗流行民間，亦猶北地之五方元音矣。相傳戚行軍時，用一種嗽語，顚倒反切爲之，所作八音，蓋借爲嗽語之標準韻書耳。一說：八音之作，爲擊掌傳語之用，擊掌三次，即可傳遞密語，爲戚氏發明之術。其法：如所要之字，在三十三韻中第一韻「春」，則一擊掌：又在十五聲中第二母「邊」，則再作二擊；所要爲八音中陰入聲，則再作四擊，如是即可知爲「不」字矣。』

所謂「打掌與君知」即爲此義。依此法，雖八音、十五音B、字母之次序即爲一種代碼，合三種代碼即爲一字之代碼。《彙音妙悟》更將一至十的數字，加以符號化，合韻調聲三種數符可以組成一個方塊泉州拼音字，謂之「三推成字法」。是中國最古的拼音字，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將文字聲韻數位化，正合乎電腦時代的要求，因此也是最進步的文字。

擊掌求音的方式一直傳承下去，從泉州韻圖《拍掌知音》的書名即可窺知，至少到清末，泉州還在流行。

漳州三本韻書沒有提到擊掌知音法，但潮州的《彙集雅俗

通十五音》別名《擊木知音》，篇末附江夏懋亭氏於中華四年所寫的一篇〈擊木知音法〉。可見直到民國初年，擊木知音法還在民間流行。

④見杜嘉德字典附錄一，第六〇七頁。

⑤周長楫（一九八六）附表二「四市十九縣閩南方言今聲調對照表」，有關漳州音聲調如下：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漳州	44	13	53	21	22	32	12
長泰	44	24	53	21	22	32	23
尤海	24	12	42	21	22	32	5
華安	44	242	52	21	22	32	23
南靖	44	32	53	21	33	13	12
平和	44	12	42	21	22	4	23
漳浦	44	323	52	11	33	32	13
雲霄	44	32	53	21	22	4	23
東山	55	13	53	22	33	32	23
詔安	55	242	53	11	33	32	13
漳平	24	22	51	21	44	32	4

⑥閩南語的共同特色，無論泉、漳、潮，其濁聲母皆爲古鼻音變來，故氣流阻塞很鬆，有如鼻音的阻塞，故爲軟的 b、d、g，和英語的b、d、g不同。d因音值近似 l，故一般以爲是邊音。實際上，遇低元音時也會產生細微的氣流，由舌邊流露。

⑦依周長楫（一九八六）。

⑧麥都思沒有說明曾、出、時、入一組在齊齒前是否顎化，依筆

時大部份顎化，顎化程度有至舌葉者，有至舌面者，不顎化的，只在台南海邊某些小區域發現，目前尚無法確定是方言差還是個人差。但從未發現有尖團對立的情形。

⑨TLPA爲台灣語文學會所發表的「台灣音標方案」之縮寫，參見本書的對照表。本書主要採用TLPA，但音符偶有修改，如鼻化成份，TLPA標爲-nn本書用-N。〔eeN〕TLPA標爲eN，本書標法較法接近音值。

⑩今廈門、漳州市亦同杜嘉德所記，據周長楫（一九八六）。潮州指揭陽，據蔡俊明《潮語詞典》（一九七六）。

⑪現代台灣閩南語，「英」字頭的字，輕讀時爲無聲母，重讀時爲喉塞音聲母。

⑫本文中的擬音對筆者在《閩南語經典辭書》(1993)第二冊《彰州方言韻書三種》題解〈三種彰州十五音的音讀〉中的擬音（PP.39-43）有的修正，歸功於林寶卿教授的《長泰方言志》（1994）所提供的長泰方言資料，謹此致謝。

參考書目

一、辭典、韻書

戚繼光、林碧山

1749《戚林八音合訂》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春上浣晉安校正彙集《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及《林碧山珠玉同聲》二書互相對照。筆者所見爲福州聚星堂存板，書名《民國適用戚林八音合訂》，及一九八三年羅星塔月刊社發行影印民初石版書《戚林八音合訂》。

黃　謙

1800《彙音妙悟》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薰園藏版道光辛卯年木刻本，薰園藏版光緒庚辰年木刻本，我園薰版光緒癸未年本，福州集新堂光緒癸卯木刻本，薰園藏版廈門光緒乙己會文書莊石印本、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詳見拙著《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第一章第三節版本蒐集及參考書目。

廖綸璣著

18××《拍掌知音》刊年未詳，久佚，《方言》1979. 2.：43-154。

謝秀嵐著

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五十韻。版本甚多，有漳州顏錦華木刻本、書名《增註雅俗通十五音》，書面上有「東苑謝秀嵐編輯」字樣；有林文堂木刻本。二本著錄於薛澄清《十五音與漳泉讀書音》，筆者所見爲廈門會文堂石印本，高雄慶芳書局影印本。

佚名

1820《增補彙音》著者不詳，有嘉慶庚辰年「壺麓主人」序，三十韻。版本極多，前揭薛澄清文中著錄有漳州素位堂木刻本。筆者所見有民國十七（1928）年上海大一統書局石印本，民國五十年林梵手抄，民國七十年瑞成書局再版影印本《增補十五音》、昭和十二（1937）年嘉義捷發漢書局手抄影印本。

佚名

《渡江書十五音》著作年代皆不詳，手抄本，四十三韻。一九五八年李熙泰在廈門舊書攤購得，1987年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影印發行，有李榮序。

佚名

《擊木知音》著作年代皆不詳，四十韻。前揭薛文著錄有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上海萃英書局石印本，書名《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全本》，書末附「中華四年江夏懋亭氏記」，題爲「擊木知音法」。又有上海鴻文書局本、筆者均未見。筆者所見爲台中瑞成書局民國四十四年（1955）出版《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擊木知音》，書末所附「擊木知音法」缺「江夏懋亭氏記」六字。

蔣儒林編

《潮語十五音》著作年代不詳。四十韻。筆者所見有民國三十七年汕頭文明商務書館發行，及澳門新生出版社出版，香港陳湘記書局發行二本，皆爲同一版本影印。

謝益顯編著

1965《增三潮聲十五音》五十六韻。

W.H. Medhurst

1831 "Dictionary of the Hok-k 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eat India Company's press, (本文譯作《麥都思漳州音辭典》)。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1873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the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 《廈英大辭典》)

台灣總督府

1895《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編印。

台灣總督府

1901《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部學務課編印。

沈富進編著

民國43年(1954)《增補彙音寶鑑》嘉義文藝學社發行。四十五字母。附錄音帶。

林登魁編

民國49年(1960)《烏字十五音》台中瑞成書局發行,四十五字母。

黃有實編著

民國61年(1972)《台灣十五音辭典》台北南山堂出版社發行。四十六字母。

蔡俊明編

民國65年(1976)《潮語詞典》周法高發行,三民書局代售。

二、方言資料

董同龢著

民國18年(1929)《四個閩南語方言》史語所集刊三〇本。

福建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編印

1962—63《福建漢語方言概況》

李如龍、陳章太

民國73年(1984)《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中國語言學報二:九三~一七三。

中鳩幹起

1977《閩語東山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

中鳩幹起

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

藍清漢

1980《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日本國立共同利用研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

周長楫

1986〈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1986.2.(11):69-84。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洪惟仁

民國82年（1993）《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台北・武陵出版社。

林寶卿

1994《長泰方誌》長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漳平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三、學術論文

薛澄清著

1929〈十五音與漳泉讀書音〉《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方言專號，八集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期合刊：30-39。

葉國慶著

1929〈閩南方音與十五音〉同上：24-29。

羅常培

《廈門音系》：50-54。

王育德

1969《閩音系研究》東京大學博士論文。收入《台灣語言の歷史研究》。論文第三章第四節「十五音」（PP.124-160）爲最早對十五音作系統性研究之論文。

許雲樵

1940〈十五音研究〉《南洋學報》1.1：61-74；1961年合《擊木

知音》由星加坡世界書局出版，共114頁。

王育德

1968〈十五音について〉日本東方學會《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十三號。

李三榮

民國58年（1969）《閩南十五音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論文。

黃典誠

1979〈拍掌知音說明〉《方言》1979.2：155-156。

陳永寶　　桶 燈 桶

民國76年（1987）〈閩南語韻書——十五音字典〉中台醫專校刊31號，收入《閩南語與客家話之會通研究》著者出版，台中瑞成書局經銷。

燈口靖

1985《「十五音」と「台灣十五音」——台灣語研究》のたあに著，刊一九八五年三月《筑波中國文化論叢》5：

李　榮

1962〈渡江書十五音序〉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發行《渡江書十五音》序PP.3-7頁。

姚榮松

民國78年（1989）〈渡江書十五音初探〉第七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發表論文。

洪惟仁

民國85年（1996）《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